

人类的文化，应该更多地回归常识与理性。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，需要现代金融的服务，需要科技进步的后盾，需要社会改革的动力。

但是，更需要全人类日日夜夜的辛勤劳作。这样的常识，在媒体上已经较少看见，似乎变成了过时的唠叨。

一个作家的经济 评

文汇时评

孙颢·著

冷眼

文匯出版社

一个作家的经济批

文汇时评

孙颺·著

冷
目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冷眼：一个作家的经济批评 / 孙颙著. — 上海：
文汇出版社，2012.8

ISBN 978 - 7 - 5496 - 0570 - 5

I . ①冷… II . ①孙… III . ①世界经济—经济危机—
文集 IV . ①F113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53653 号

冷眼：一个作家的经济批评

作 者 / 孙 颙
责任编辑 / 陈润华
装帧设计 / 周夏萍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/ 上海新文印刷厂
版 次 / 2012年8月第1版
印 次 /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32
字 数 / 72千
印 张 / 5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496 - 0570 - 5
定 价 / 26.00元

自序

旁观者说

关于经济、金融之类的问题，我向来只是一个热心的旁观者。书写这方面的文字，记忆中比较深刻的，只有发表在《收获》杂志上的一篇《金融的秘密》，时间比较远了，是九年或十年前的事情吧。

三年多前，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，我依然把自己定位于“热心的旁观者”。我非常关注事态的演变，思考它的走向，阅读有关的各种文字。不过，我并没有打算直接参与讨论，因为那与我的主业——文学，毕竟有相当的距离。

有一天，我偶然地注意到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一个专题节目“直击华尔街危机”。短短的观看，强烈地刺激了我。那天，做节目的嘉宾，是世界某著名投资银行在中国区的主席。西装领带，学者风范，微笑着侃侃而谈。他

的中心意思，是告诉中国的观众，金融危机很严重，那是某些人的错误造成的，但是，华尔街的基本制度问题不大，那里的制度设计本身还是完美的。

关上电视机，我让自己冷静了一会儿，决定上网搜索相关信息。我在网络上浏览了几十分钟，心情变得很压抑。我发现，那位嘉宾的观点，并不是孤立的现象，一些经济学界的人，就是如此主张的。

我早就过了“愤青”的年龄。我绝对不会因为经济、金融方面的“海归”人士特别多，就把他们指责为“华尔街的辩护者”。但是，我忽然想到与人性相关的毛病。比方说，我是文学界圈内的人，当文学界出了点什么事情，或者某位名作家写了一篇不像话的作品还偏要自吹自擂，想提笔批评，难免有几分顾虑。经济、金融方面的“海归”学者，若要直言评判自己的老师、学长，反对与自己的成长瓜葛很深的体系，同样会有忐忑之心。

这样想着，我渐渐释然。“人间变幻无穷，人性基本如此”，是我的一部小说的主旨。

我坐到了电脑前面，决定以“旁观者”的立场写一点什么文字。至少，我可以像天真的孩子那样，说出“皇帝

没有穿衣服”的真话。这就形成了我直接参加经济、金融危机讨论的第一篇短文。

幸亏我已经做了多年热心的旁观者，我阅读经济方面书刊的历史也比较久远，所以，我下笔时有一定的自信，能把握批评尺度。文章发表以后，受到多方面的鼓励，《文汇报》的总编辑徐炯先生，更是约我多写，为他们的名专栏“文汇时评”写一点文字。

于是，三年多来，就有了这二十二篇文章，多数发表在“文汇时评”专栏中。

合起来出个集子，也是一些朋友鼓动的。回头看看，尽管有少数想法属书生空谈，多数意见还经得起风云变幻的经济形势的考验，我就有了汇编的底气。

决定把若干年前一篇随笔《人类命运的相对论思考》一并收入，是出于如下考虑：“文汇时评”专栏，对文字的限定很强，一般不超过两千字，因此，只能直截了当地讨论具体问题，稍稍腾挪展开就不行。《人类命运的相对论思考》一文，虽然不是直接谈经济问题，但是，涵盖了我对于人类社会各基本命题的探究，放在这本集子中，应当是一个很好的补充。

目录

- 旁观者清——关于金融危机的文化思考 / 1
- 战略选择——回归金本位 / 4
- 击鼓传花——危机传递的风险游戏 / 9
- 丧钟为疯狂而鸣 / 14
- 金融危机与文化陷阱 / 20
- 黄金——超主权货币之母 / 32
- 老三届——一代人的“淡出” / 37
- 盛世危言——谁可能崩溃 / 42
- 危机：西方学者的忧虑促我们思考 / 48
- 学会和解——社会走向和谐的文化选择 / 54
- 自私美元政策与人民币对策 / 59
- 几万亿外汇储备是什么 / 64
- 政府债务违约的制裁 / 70

熵——观察中国经济的特殊视角 / 75
美元的特殊地位能维持多久 / 81
巨额外汇占款与通胀压力 / 87
A 股的先天性缺憾与矫正 / 93
国企改革方向辩 / 98
人民币外债与人民币国际化 / 104
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十年 / 110
世界的神经为何如此脆弱 / 116
股票总市值是否属于国民财富 / 121
附录 人类命运的相对论思考 / 127

旁观者清——关于金融危机的文化思考

央视二套有个“直击华尔街危机”的专题节目。一些嘉宾，如某某世界大行中国区主席，依然振振有辞，声称“华尔街的制度设计本身是非常完美的”。事情已经闹到美国政府前后将耗费万亿美金来救济，受救济者却照样完美，我听着惟有苦笑。大概圈内人总是缺乏勇气，不敢捅破窗户纸，直说那皇帝根本就没穿衣服。

作为旁观者，倒可以无顾忌地说几句。

在我看来，华尔街关于现代金融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就有问题。传统金融业，以银行为代表，吸收存款，放贷给企业，为实体经济服务，自己赚利差。当今华尔街的精英们远不满足于此。他们志向远大，要从实体经济的服务者转化为经济的主导者。殊不知，以金融衍生交易为核心的虚拟资本的交易量，已经是全世界实体贸易的数十倍；殊不知，

虚拟经济的规模已经是全世界 GDP 的数倍。这种头重脚轻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。所谓巨大的热钱流动，源头即在此。从虚拟交易中获得的巨额利润，是不愿意回到只有平均利润的实体经济去的，只能像吸血的幽灵般在资本市场游逛。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，它带来的显性效果是分配的失衡，导致最精英的人群向虚拟经济汇集，日益加剧世界的头重脚轻；它的隐性后果是因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。如果不能认识这场被巴菲特称为金融海啸的华尔街危机的本质，不能强力约束虚拟资本的膨胀，人类世界将无法长治久安。

金融业如何从服务者演化为主角？这是我们需要考察的更加尖锐的问题。因为华尔街的先生（包括它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学生）是最为聪明的人群，所以会源源不断地制造令人眼花缭乱的故事。不过，你冷静些，还是能够摒除种种障眼法，看到戏法的要害。他们最擅长的一着，是把别人的东西，经过巧妙包装，作为自己的产品出售。不妨以中国人熟悉的例子加以说明。在中国股市的股改过程中，出现了权证的玩意。它的诞生，多少有益于股改，也有益于实体经济。但是，问题开始变味，一些聪明的先生提出，按“国际惯例”，权证可以创设。具体到南方航空的权证，

本企业不过发了十几亿的权证，但金融机构创设了一百几十亿，无中生有地从市场掠走一百多亿资金。你很难攻倒它，因为确实不是中国人发明的玩意，是华尔街的学生们早就玩熟的手艺。但是，这正是把别人的东西加以包装然后出售的典型案列。本次危机的起点——次贷，说穿了，也是这样的把戏。在实体经济中，一样东西卖两次，比如一套房卖给俩主人，是绝对忌讳的，为什么在所谓的金融创新中，我们可以坦然接受呢？这样下去，经济的泡沫当然越吹越大，最后不可收拾。

本文的目标不是全部否定虚拟经济，否定金融创新，只是从文化分析的角度，提出必须对此高度警惕，严格监管，别被聪明的故事讲述者搅昏头脑。

做旁观者的好处，是可以大胆点破，华尔街先生们身上根本没有漂亮的新衣，仅仅贴了几张晃眼的金片。

二〇〇八年十月

战略选择——回归金本位

以经济眼光看经济问题，焦点集中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和获得利益的合法化方面。以文化眼光予以审视，就引入了新的标杆，诸如利益与社会责任、利益背后的是非、利益尺度的合理性等等。有人对这方面的审视不以为然，认为太虚了、不实用。殊不知，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，与健康的文化观念长期缺席有重要的关系。比方说，很多时间以来，被大为宣扬的西方的超前消费观念，就应该认真反思。既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发达国家的透支消费必然依赖于他人所创造的财富的转移，是前者对后者巧妙的技术性掠夺。

本文思考的问题是：目前的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的缺陷。

人类社会，某种秩序如果得以建立，肯定有一些为多

数人信赖的力量在起核心作用。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，长期扮演这个角色的，是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。黄金的相对公正性，在于它的稀缺性，不会随意向哪一个国家的利益倾斜。

一九四四年，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，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，召开了一次重新确定世界金融秩序的重要会议。这次会议的结果，让美国政府及其发行的美元获得了特殊的利益。用最简单的话语概括新秩序，就是各国货币脱离黄金而与美元挂钩，美元则单独与黄金挂钩。于是，美元成为世界的主要结算工具，并代替黄金成为主要的资产储备。美国为这特殊利益必须履行的义务是，各国拥有的美元，可以在相对稳定的价格下向美国换取黄金（当时的价格约是三十五美元换一盎司黄金）。可以认为，从本质上讲，这还是金本位，是以美元为中介的金本位。

以美国当时的实力（二战后唯一的巨大的经济实体，并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多数），确立这样的秩序还是合情合理的。事情到二十几年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一九七一年，美国的黄金储备由于战争等原因大为下降，美国政府迫于经济压力，宣布不再履行可以用美元换黄金的义务。于是，

金本位悄悄异化为美元本位。由于世界已经习惯用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，所以尽管“义务”赖掉了，特殊利益却依然存在。特别危险的情况是，发行美元不必考虑兑换黄金的能力，纸币印刷的强约束明显就软化了，而主要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决策所左右。六七年前，我写作《金融的秘密》时，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即美国政府因为发行美元而获得类似世界央行的利益，但是却不必要也不可能履行世界央行的责任。现在，美国政府直接承担的外债已经高达几万亿美元，就是说，它用一大堆纸张换取了全世界价值几万亿的商品（有研究者认为，美国各方面的债务总和达几十万亿之巨）。无论从什么角度思考，这都是人类世界巨大的不公平。

当前的金融危机，表面看是华尔街金融创新的一系列花样引发的，但是，在我看来，根子在于上述缺乏约束的美元的特殊利益。假如没有急剧膨胀的美元规模的支撑，华尔街的精英们无法肆意玩转金融魔方，他们也不可能具有把玩世界于掌心间的盲目自信。由于美元的过度发行和美国的巨额外债，最终动摇了美元的信用，也最终动摇了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金融秩序的信誉。我们难以设想，如果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元资产的持有者一起抛售的话，

美元将跌到什么程度！

从治病应治本的立场分析问题，要解决全球的金融信用危机，回归金本位是比较好的选择。不过，我们很实际地考虑问题，美国政府不可能也不会接受回归金本位，因为他们的多少万亿的外债是跨不过去的坎。他们的立场源于自己的利益。同样，作为美国之外的国家，也应该有清醒的利益和立场。可以操作的现实的选择是，重新明确金本位的思路以应对目前的危机，尽可能多地把石油、黄金等作为国家战略储备，使我们处于进退自如的有利地位。

有的学者反对这样的观点，认为必须大量、积极买进美元资产。理由是托住了美元，也就保住了我们原先已经持有的美元资产。这种观点很不可靠。因为美元今后的走势是美国政府以外的人无法猜想的，巨大的美元外债的走向也仅仅是美国政府必须考虑的责任。我们没有理由打压美元，我们也没有可能托盘美元。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把石油、黄金等作为主要考虑的资产储备，即使美元的价格还无法控制地下跌，那么我们新增加的储备正好成为对冲工具，显然比继续加大美元资产的风险要小得多。

单纯用经济的眼光判断，只要是合法的利益，便无可

挑剔。用文化的眼光分析，合法却不合理的利益，不可能长期持续，早晚要被纠正。美元在世界金融秩序中的特殊利益，特别是从一九七一年以来的明显不合理的特殊利益，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，也是将被逐渐纠正的目标。不管美国政府是否愿意，欠债要还，天经地义的道理。全世界其实都已明白这个趋势。难点在于，全世界或多或少持有美元的人，都担心美元不稳导致资产缩水。大家全面对一个痛苦的转型期。因此，在战略思想上早一些回归金本位，应当是聪明的选择。

二〇〇八年十月

击鼓传花——危机传递的风险游戏

几年前，一个寓言式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。两位老太太来到天堂，坐在一起聊家常。美利坚的老太太说，她住在自己买的别墅里，快乐地生活了大半辈子，现在把房子和没有还清的贷款一起留给了儿子。黄河边的老太太说，她辛苦大半辈子的钱，不够买一套房，现在把存款留给儿子，让他继续努力工作好凑齐买房的钱。

这个寓言流传的目的，显然是为了启蒙——对刚刚迈进市场经济的中国民众启蒙，让他们理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消费理念。从市场经济的立场分析，美利坚老太太的选择是聪明的，她使自己提前享受了劳动的成果，客观上也促进了经济的运转。不过，这里应该引入中国哲学中“度”的标杆。如果超过了还贷能力，美国老太太及其儿子无力按期支付贷款，问题就出现了；倘若老太太们买房时正好